

网络政治空间:特性、限度与诉求

汪业周,吴丽丽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网络政治空间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其特性、限度与诉求等基础性问题愈加成为深化研究无法绕开、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网络政治空间的独特属性包括虚拟与现实、公域与私域交互,固定与流动、国别与国际交汇,非理性与理性、技术与政治交织。从空间意义、政治本性、伦理意义和国家意义角度,网络政治空间具有公共性、属人性、正义性和主权性的限度。走向理性应当成为网络政治空间的基本诉求。

关键词:网络政治空间;公共领域;虚拟政治;理性诉求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5)01-0021-06

人们的空间观几经嬗变,体现了科技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双向提升及其良性互促在空间问题上的认知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揭示了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与时空变化的重要关联^[1];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对空间做充分的研究,但他们不仅对社会空间问题特别关注而且提出过一些极具穿透力的洞见^[2];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诞生特别是福柯、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诞生实现了空间研究的重要转向;而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诞生,则为人们空间观念的再次跃升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域。网络空间无疑是空间的网络化或者是用空间思维来认知网络的结果。作为网络空间十分活跃的重要形态,网络政治空间的不断发育无疑为网络政治实践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场域。纵观关于网络政治空间的诸多讨论,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鲜明而深刻,他指出:“互联网在新

的政治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把其特点称为‘信息政治’。在社会中我们接触政府主要基于媒介政治以及信息系统,它们能够激起公民的支持或反对,从而影响他们选举的行为。”^[3]寥寥数语深刻揭示出网络政治空间的现实政治价值。而Web 2.0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了网络作为新的政治空间已经成为各国角力的焦点。

迄今关于网络政治空间的讨论,多学科方法交融,多领域学者介入,在内容上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关于网络政治空间概念的界定、特点、运行、作用等一般性问题;关于网络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参与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等问题;关于网络空间的政治性质、权力归属、虚拟国家、网上责任、网络管理等网络空间的政治问题。随着讨论的展开,人们感受到网络政治空间的特性与限度等基础性问题愈加成为深化研究无法绕开、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因为,术语是学术的前提,“记号绝不是思想的纯粹偶然外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汪业周,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哲学,网络政治,社会发展理论。

吴丽丽,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与公民教育。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研究”(11ZZA0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物联网产业发展与社会形态变革研究”(2010JDXM033);南京邮电大学人才引进项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理论与实践”(NYS211017)

壳,而是思想的必需的、基本的器官。它不仅仅传递一种完整的、已定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是这一思想内容发展自身、充分定义自身的工具”^[4]。基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相关成果基础上,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网络政治空间的特性

现实中,网络技术、网络社会和网络政治参与这三大支柱为网络政治空间的生成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支撑,也为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了可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是网络政治空间生成的前提。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使用,使之成为公众日常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逐步扩大了网络空间的宽度和与现实社会的关联性,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人数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网络社会是网络政治空间生成的背景。网络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互联网从一个技术概念变成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概念。人们通过使用互联网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流方式和思考方式。从新的行为场域的角度看,网络空间具有以下社会属性:虚拟性、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丰富性、去抑制性、超时空性^[5]。网络政治参与则成为网络政治空间生成的直接推动力。公民在互联网上通过论坛、博客、即时通信工具、社交网站等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重要讨论、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状况、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展示政治情感等,这一切都推动并加速了网络政治空间的形成和发展。

网络政治空间的出现不仅拓展了政治空间的存在形态,也改变着政治空间思维。换言之,揭示网络政治空间的独特属性必须综合运用网络思维、空间思维和政治思维。我们认为,以下三个维度、六个方面的概括较为契合网络政治空间的独特属性。

1. 在网络思维的意义,虚拟与现实、公域与私域交互

网络思维的实质其实就是要摒弃过去机械化、教条式的思考和理解问题的方式,树立全息化、系统化的整体观念。其中,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既是网络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成为网络哲学和

网络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虚拟性是网络政治的首要特性。虽然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虚拟网络空间中,网民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公民一样顺畅、热烈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通过网络论坛热烈讨论,自由组建各种网络政党、网络社团等。但这些政治活动的虚拟性又是显而易见的。它虽然体现着人们的理想化追求,想要弥补现实社会的不足,但毕竟带有“虚拟”色彩。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网络政治活动虚拟性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现实性,网络政治不仅是现实政治的网上延伸,也必然会作用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活动,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依赖、双向互动的。按照这样的理解,网络政治空间还具有公域与私域交互的特性。网络政治空间是介于绝对的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第三领域,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既有独立的私人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利保持沟通。网络政治空间既给私域中独立私人之间无法自发解决的矛盾带来了新的解决途径,也给公域中的政治国家带来了直接而有力的批判。

2. 在空间思维的意义,固定与流动、国别与国际交汇

学界一般认为,以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为标志,空间研究转向开始发生^[6]。这种转向的深层价值在于作为解释模式的空间思维突破了传统的仅将空间作为纯粹客观而无具体规定、仅作为研究对象而非研究方法的局限,彰显了空间问题意识的自觉^[7]。其后,卡斯特运用这样的思维认识网络空间,深刻揭示了网络空间的价值和特性,为我们把握网络政治空间的特性提供了重要启迪。福柯认为,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空间其实是可以做间隔划分的,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异域”,存在某种冲突的空间,在我们看见它们的场所或空间中,它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双重属性^[8]。列斐伏尔则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9]。与地点不同,空间具有动态性,与方向、速率、变动的的时间等相联系,它是由一系列互相交错的移动因素所组成的^[10]。在此,列氏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空间的流动性。其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空间观,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网络空间的流

动性。他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11]。关于“流动空间”的生成,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是经由信息流动形成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在网络社会,电子信息技术没有取消空间,但改变了空间,其途径是同时把物理空间分割开来,又使之交互联系。因此,电子信息技术并不是仅仅打散了人们的活动,或把人们的活动凝聚到一起,而是同时具有二者的能力,即“流动的空间”^[12]。卡斯特进而指出,流动彰显了技术在空间组织上的特殊能力,这一概念不是指某一个特别的地点,而是指利用电子技术把不同空间组织到一种形式之内的能力,它同时包括“集中化”和“去集中化”的过程^[12]。当然,卡斯特在揭示网络空间“流动”性的同时,并不否认传统与地域直接相连的空间的存在,地域空间仍然没有消失,人们的经验以及相互交往,仍然是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在他们的具体行为中展开,具体的经验仍然与具体的场所相联系^[12]。

按照这样的理解,网络政治空间自然呈现国别与国际交汇的景观。近年来,包括网络安全、网络自由与网络治理等内容的网络空间问题开始世界政治化,并发展成一个显性全球公共议题。世界政治化即指技术性(或非政治)议题政治化并进入世界政治议程的现象。网络空间世界政治化主要表现在网络安全被纳入世界政治议程、美国出台互联网自由政策以及推行网络公域论。网络空间问题与网络安全、媒体夸大事实以及美国的强权政治相关联,使得网络空间问题迅速世界政治化。尽管技术性议题的去政治化十分艰难,但是各国通过增加交流、积累共识、比较借鉴相似议题的应对经验,以及约束媒体的过度威胁渲染,是可以明显减少其负面影响的。

3. 在政治思维的意义上,非理性与理性、技术与政治交织

政治的本质在于属人性与为人性,政治思维是个人或某类群体对政治的认知和愿景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理性化是政治思维的理想

图景。即便如此,新技术的出现依然对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特别是以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1944-)的技术政治哲学为标志,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得到较为系统的揭示。现有关于网络空间非理性现象的揭示和描述的文献很多,其中大量的无疑属于网络政治范畴,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空间作为政治参与的网络平台,由于其技术特性而展示了一些新的特征。在积极的意义上,政治舆论汇聚时间短、覆盖面广、烈度增加等一系列特点大大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效果;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技术只是科技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不能过分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而幻想着用信息技术就可以消解技术政治的困境。

二、网络政治空间的限度

网络政治空间的出现不仅拓展了政治空间,也催生了新型政治模式。特别是2009年以来国际舞台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更凸显了全球网络空间拓展的政治效应^[13]。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在我们深入研究网络政治空间的类型、结构、功能等问题,高度重视网络政治空间的积极效应的同时,由网络政治空间背后的技术、资本、权力等的操纵引发的网络政治空间的非自足性即限度问题同样已经初露端倪^[14]。

从空间意义上,存在公共性的限度。公共性是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空间的最根本特性,但网络政治空间并非最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式,其公共性是有限度的。一是交互性的限度。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式本质是理性的商谈、经验的共享。它要求对每一个公民开放,在公共讨论与商议中达成对公共事务的共识,形成公共舆论。而在网络政治空间,面对网络的海量信息,网民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自主选择这种无限自由能力的增加降低了我们的理性沟通能力,甚至会使我们丧失不同领域间的经验共享与对话的机会,限制了双方讨论能力的发挥。二是理性公开运用的限度。缺乏公共理性的约束以及指导,有关政治事务的讨论就很难展开。然而,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公民精神比较缺乏

的情况下,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是非理性的,使得网络政治空间的公共讨论经常遭受偏激性或泄愤式的言论困扰,给有效开展网络讨论带来了困难。三是公平性的限度。虽然有着开放的网络结构,相对平等的网络话语权,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一定程度的“信息鸿沟”,加之不平等的网络资源分配,精英与草根间的网络话语权力存在一定的配置差距^[15]。

从政治本性上,存在属人性的限度。网络政治参与属于人的一种虚拟政治生活,它因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并由人类创造,显示了它的人文特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属人性决定了它的目标必须为人服务,能够促进人之本质生成的提升和人性的完善,最终促成一个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诞生。从政治的视角探讨信息技术,由于信息时代信息处于意识形态地位,信息技术并不像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给社会带来平等和民主,反而带来诸多的政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保持必要的反思。换言之,从整个技术与政治、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来看,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整个人类面临技术统治的危险。

从伦理意义上,存在正义性的限度。空间正义是指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社会正义。网络空间中的非正义性是指在网络空间中产生的一系列诸如排斥、压迫、异化等不正义现象,并且在网络技术扩张中,会加剧这种不正义性。网络空间的非正义性正在更深层面表现着“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城市的少数知识精英和具有上网能力的群体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及其网络空间的体验和生活,并不代表着很多农村、体力劳动者和农民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权利,后者恰恰是不公正的缩影。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中的非正义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资本对网络空间权利主体的无形宰执;其二是网络主体碎片化;其三是权利虚拟化;其四是政治知识取代政治智慧^[16]。

从国家意义上,存在主权性的限度。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和跨国性等特点,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挑战。从国内层面政治互动的方面来说,“国家—社会—个人”的权力结构对比将被

空间权利的个体性、社会性改变,网民个体和网络共同体将逐步取代国家权威,个体直接参与网络政治的形式将逐渐代替传统的代议制政府模式;从国际政治层面来看,国家主权边界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和网络结构的跨国性而逐渐模糊,给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机制带来了冲击^[17]。

三、网络政治空间的理性诉求

揭示网络政治空间的特性与限度意在努力克服并营造网络背景下更为理想的政治活动新领域^[18]。网络政治活动无疑存在诸多问题,网络政治参与通常伴随着感性与理性、宣泄与表达、极端与适度等诸如此类的矛盾,网络宣泄、网络谣言、网络恶搞、网络暴力、网络群体极化等不乏出现,甚至将诸如此类的所有问题归咎为所谓的“制度弊端”^[19]。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网络政治活动的虚拟性密不可分,但根源在于非理性。自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代表笛卡尔提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20]等重要观点之后,马克思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理论的应有之义,理性是人的本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根据公共领域理论,一个公共场域要形成秩序的话必须参与的人是理性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有三个组成要素:民众、民众舆论、公共媒介与公共场域。其中,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21]。尼拉·甘德霍克也曾说过:“只要参与者满足于让理性作为主宰,并且只要参与者不认为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公共领域就能够作为理性交流和协商的场所。”^[22]要言之,走向理性应当成为网络政治空间的基本诉求。

实现这一基本诉求并非易事,因为理性的网络政治空间不仅不可能自发生成,其本质的暴露以及人们的把握也还需假以时日。为此,应该从理性网络政治空间的构成要素、基本原则、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努力。按照前述的哈氏公共领域三要素理论,理性的网络政治空间的第一个构成要素就是理性的政治参与者,即活动主体应该能够选择合法、合理的手段表达政治意愿和诉求,能够经过冷静分析、理性思考、独立自主做出

政治决策,而不是在冲动、受意见领袖或绝大多数人影响的情况下轻易改变自己政治主张或立场的政治参与。第二个构成要素是有序的政治言论,即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能够适度、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诉求。第三个构成要素就是规范的政治公共领域,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国家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确保公民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时有法可依;公民能够自发地遵守、维护国家政治系统提供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章条例。政治系统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与社会大众的自觉认同,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提升,是形成良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维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素^[23]。在此基础上,理性网络政治空间还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平等话语权原则,数字鸿沟的差距必然会日益放大传统政治参与的不平等,“被代表”现象与民主政治、网络政治的平等、自由理念都是相悖的;透明开放原则,既要尽量保证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也要努力维护网络政治空间中交往的公平性;保护原则,当网络政治空间中出现自身无法调节的矛盾和冲突时,国家有权以公共利益代言者的角色进行仲裁。从网络政治空间构成要素看,具体的实践路径无外乎从包括政府(国家)、网民、行业等的主体塑造,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理性网络政治文化的培育,网络政治空间安全的国家战略,网络治理的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 [1] 胡大平. 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J]. 哲学动态,2011(11):5-11.
- [2] 田毅鹏,张金荣. 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 社会科学研究,2007(2):14-19.
- [3] 曼纽尔·卡斯特尔. 网络星河[M]. 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7.
- [4] 何萍. 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J]. 学海,2010(4):5-24.
- [5] 王玉娥,代金平. 青少年网络行为导向探析——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性视角[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9(3):68-69.
- [6] 刘怀玉. 《空间的生产》的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观[J]. 武汉大学学报,2015(1):61-69.
- [7] 吴洪涛. 作为方法的空间[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1):86-91.
- [8] 尚杰. 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8-24.
- [9] 杨卫丽,童乔慧,杨洪福. 曼纽尔·卡斯特尔与密斯的流动空间比较试析[J].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院报,2005(12):20-22.
- [10] 谢俊贵. 凝视网络社会:卡斯特尔信息社会理论述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41-47.
- [11] 陆扬. 解析卡斯特的网络空间[J]. 文史哲,2009(4):144-150.
- [12] 卡斯特尔. 流动的空间与全球转型[J]. 读书,2005(10):76-86.
- [13] 程悦.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政治空间[J]. 青年记者,2014(1):23-24.
- [14] 沈逸,刘建军. 网络政治:特性、挑战及其限度[J]. 国际观察,2012(2):9-16.
- [15] 谢金林. 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J]. 社会科学,2009(12):19-27.
- [16] 王文东,赵艳琴. 网络空间的非正义性剖析——基于空间正义的研究视角[J]. 甘肃理论学刊,2013(1):25-26.
- [17] 刘杨钺,杨一心. 网络空间“再主权化”与国际网络治理的未来[J]. 国际政治,2013(6):1-7.
- [18] 赵瑞,赵守花. 从网络文化看发展民主的条件[J]. 人大建设,2008(12):43.
- [19] 罗迪.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J]. 中国青年研究,2007(3):56-59.
- [20] 钱广华. 重读康德的理性概念——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现代意义[J]. 学术月刊,2002(10):21-25.
- [21]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G]//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2] BHARGAVA R, REIFELD H. Civil society, public sphere and citizenship: Dialogues and perceptions[M].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5.
- [23] 伍俊斌. 政治参与和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分析[J]. 上海大学学报,2013(4):9-18.

Network political spaces: attributes, limitations and appeal

WANG Yezhou, WU Lili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network political spaces is draw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over the world. The basic topics, such as the attributes, limitations and appeal, are central for in-depth research that has to be addressed.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network political spaces are of both virtual and real,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sphere,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table and mobile,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 non-rational and rational as well a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meaning, political nature, ethical significance and national significance, network political spaces are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publicity, humanism, justice and sovereignty. To be rational should be the basic appeal of network political space.

Key words: network political spaces; public sphere; virtual politics; rational appeal

(责任编辑:刘云)

(上接第14页)

Micro-film and micro-culture in micro-era

RUAN Yanpi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micro-film is accompanied with micro-era.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means in micro-era makes u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providing us with a “spiritual” reality beyond our body, or even our mind. Media technology is not only a tool, but also a breakthrough point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represent the society and social culture. Micro-film emerging in micro-era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short (fragment narrative), flat (superficial expression), and fast (sensitive improvisa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film, but also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ra. Micro-film with its concentrated “delicacy and smallness” that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ve movie and fixed viewing mode, is stepping into our lives, and making the film art to go down the superior altar, step out of the theater to cyberspace and the public, bringing a new kind of movie art. Besides, it’s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culture as well.

Key words: micro-film; micro-era; micro-culture; new media

(责任编辑:刘云)